

臺灣河佬語聲調研究

洪惟仁 著

增訂三版

青个/ts'e³ e³/

紅个/aŋ¹²⁻¹ ŋe²/

紫个/tsi³¹ e¹/

幼个/iu¹ e¹/ (細的)

遠个/hŋ² e²/

七个/ts'it² e¹/

熟个/sik³ ge¹/

八个/pe²² e¹/

白个/pe²³ e¹/

纏我/ti¹ gua²/

攬我/dam³¹ gua¹/ (抱我)

怨汝/uan¹ di¹/

恨汝/hin² di²/

賜」大抵

「阿賜」/a³ su¹/大抵是家庭內才使

阿賜

者年齡低。

3. 阿叔仔

sik³ a³¹/ = 用於極疏遠

2. 阿叔也

用於遠親叔

解。

間、熟人



ISBN 957-596-035-1 (802.5232)

00150



9 789575 960353



自立晚報與您一起追求——
政治民主，經濟繁榮，社會公道

自 序

河佬語語言學的終極目標是建設一套河佬語語源學的理論基礎。爲了這個目標，河佬語的音系必須明瞭；而以本書的立場，當然和古音的比較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，漢字在漢語的研究上佔了極重要的位置，但它又不是最完美的記述工具，所以我們另創一套標音符號來補充它。這樣一來，河佬語語言學的體系便包含了如下的四個分野。

一、臺灣河佬語音系

二、河佬語音系與古音的比較

三、河佬語語源學

四、河佬語新標音系統

我們使用河佬語一名而不說是閩南語，乃是因爲河佬人自稱爲「河佬儂 (ho¹ do² daŋ¹²)」，並且河佬語的區域事實上不止是閩南而已，粵東的潮汕地區、海南島、臺灣、浙江的舟山羣島一部份、平陽縣等地都說河佬語，但都不屬於閩南。

爲了討論方便，我們界定「河佬語」爲所有河佬人所使用的各種方言；「閩南語」指漳州、

泉州二種方言，「臺灣河佬語」或簡稱「臺語」指漳、泉二種方言在臺灣混合的結果去異存同所產生的方言。

我們研究河佬語，在此時此地由「臺語」出發，純粹是爲了方便，決不是說「臺語」可以代表所有河佬語。研究「臺語」必須把眼光放大到所有河佬語，乃至和河佬語有接觸的語言，如吳語、閩北語、客語、粵語，甚至越語、日語、北京話等。還有，河佬語是現代漢語中最具歷史語言學價值的語言，它的白話音系統甚至「超越」（羅常培、董同龢語）切韻（中古音）系統。必須直接由上古音來觀察，才能明白爲什麼有些白話音會那麼奇特。所以除了方言學之外，古音學的知識是一定要具備的。

河佬語音系的研究，我們分四個系列，即：

- 一、臺灣河佬語聲調研究
- 二、臺灣河佬語聲韻研究
- 三、河佬語文讀音研究
- 四、河佬語白話音研究

每一個系列，我們都不會忘了和古音的比較，並且介紹新的標音法。

在這第一系列的聲調研究中，我們首先提出了「三調階制」，做爲描寫臺語聲調調位的工具。從來漢語學家所使用的是「五調階制」，其實這是沒有經過「調位分析」的懶惰做法，每一種語言根據自己的聲調系統應該有自己適用的「調制」，一律使用「五調階制」來描寫所有漢語聲

調無異於叫方言削足適履，決不能正確地掌握方言的本質。本書認為「三調階制」是最適合於臺語的調制，所以自始便使用1 2 3來描寫臺語的聲調。要讀得懂本書，必須先明白這1 2 3所代表的意義。

關於主聲調，從來的學者都認為臺語只有「七聲」，其實有兩個聲調是「七聲」所無法涵蓋的，所以臺語的主聲調其實有「九聲」。「七聲」之說完全是從傳統的「調類」觀念演繹出來的，不是從實際語言歸納出來的。至於「變化調」，從來的學者只提到「仔前變調」「三聯詞變調」和「輕聲」，事實上臺語的「變化調」非常複雜，光是「輕聲調」就有「僑輕聲」、「真輕聲」、「不定調輕聲」、「無定音輕聲」等四種。所有變化調共有八種之多。

本書另一個特色是將聲調的調位和調類兩個觀念分開，調位指的是臺灣河佬人所習慣發音的十種聲調，但調類指的是傳統主聲調的「四聲」、「八音」、「七聲」及各種變化調等而言。主聲調調類的「類」幾乎是漢語共通的分類，但每一種方言配置的調位各自不同。臺語有漳、泉、厦三種腔調，調位配置各自有異，但調類則差不多一樣的。因此本書除了調位符號所使用的1 2 3之外，另外介紹了調類符號。

日本語和「國語」對臺語的影響非常大，是臺語有史以來所接觸過的「優勢語言」中最重要的一種語言，臺灣話如何去適應這些外來語的侵入呢？這方面的探討也是很新鮮的。

筆者對於臺語的研究開始極早，大約是一九六二年，當我還是在高二的學生時便發生興趣，

我的第一篇「論文」是一九六四年所寫的「臺語與國語語音的比較」。爲了研究臺語，我決意進入中文系。一九六五年我考取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，但該系無法滿足我的求知欲。當時鍾露昇老師留美回來，在師大開語言學課，我乃登門求教，直接接受鍾老師的指導。一九六六年，我對於「五階制」感到不滿，自創「三階制」來描寫臺語，但沒有正式發表心得。一九七〇年，我進入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，我的研究題目是「中國訓詁學之理論基礎」，這對於我日後研究臺語語源學幫助極大。

我的整個「河佬語語言學」的基本架構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便已建立。不幸的是，我畢業之後便遭遇人生最大的坎坷，然後爲了生活，幾乎把語言學忘記了。直到最近，由於受到何大安博士的鼓勵與幫助，我才決意把它寫出來。沒想到一下筆，光是聲調研究就寫了六、七萬言，聽從吳豐山先生的建議，決定加入一些筆者最近發表的文章，單獨出書。

這本書能夠問世，第一個要感謝的是恩師鍾露昇先生，沒有他的指導，我無法進入語言學的大門。第二個要感謝的是何大安博士，沒有他的鼓勵，沒有他熱心的提供方言資料，這本書的廣度與深度將會受到限制。最後要感謝的是吳豐山先生及自立晚報的朋友們，在今天出版界如此勢利與近視的風氣下，願意出這種理論性的書籍，實在是難能可貴而令人尊敬的。

洪惟仁

謹識於嘉義

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